

小时候特别贪玩,只要有点空儿就往济南的新市场或大观园里跑。为啥?因为这两个地方热闹好玩,特别是那些说相声的,让你听了乐得前仰后合。

那时候新市场还有个名叫“南岗子”,从纬一路的北门进去,走不了几步就是天庆大戏院,戏院西边是一大溜饭店,后头就是娱乐场所。这些娱乐场所都是地摊,上头支起个大布棚,场子中间放一张小条桌,演员就在小桌前表演。这些大棚一个挨一个,有李集玉唱的西河大鼓,李福祥变的戏法魔术,谢大玉唱的山东大鼓,还有说评书的。这些地方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,热闹异常,每表演上一段,演员们就拿个小筐箩走到观众跟前要钱,他们就是靠这点微薄收入养家糊口,可真是不容易。

那时候我年纪小,才十多岁,如今我也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,可每次想起当时的情景,就感到特别亲切,有滋有味有嚼头。就说吴焕文、吴景春老哥儿俩的相声吧,他们不说普通话,完全是老济南的方言土语,特接地气,让人听了过瘾。

上年纪的人都知道,曲艺行里的“山东快书”是咱齐鲁大地的特产,这其中有高元钧高派、杨立德杨派、于传斌(外号于小辫)于派之分。这三位快书表演艺术家当时都在大观园,新市场的大布棚下场撂

新市场、大观园的说唱艺人

【灯下碎语】

□ 开昌平

孙小林

地演出过。

高、杨二位艺术家演出都是打的鸳鸯板,唯有“于小辫”用的是“四页板”,就是一手拿两页大竹板,另一只手拿两页小竹板,打出的声音清脆响亮,花点多,甚至可以打出唱大戏的锣鼓点来,越打越火爆热烈,还不等开口说唱词,观众早已拍手叫绝。

于传斌是平阴人,生于1878年。由于他在乡间唱过“落子”,有着踏实的艺术实践经验,表演中随意性很强,其实一切均在规矩之中。他身材高大,也曾练过拳脚功夫,表演起来豪放洒脱,两个大眼珠子一瞪,喜怒哀乐尽在其中。他说唱词、打板结合严密,恰到好处,让观众有一种行云流水舒展自然之感。演出时观众无论多与少,他只要上场就认真对待,从不惜力气,一个段子说下来,上身衣服保准让汗水湿透半截。

他的大小四页竹板不仅是得心应手的乐器,而且是辅助表演的道具,模仿樵夫担柴时,大板往肩上一搭,身子颤动走上几步,就如一个真樵夫向观众走来。表演轿夫抬轿更为逼真,大竹板平伸往肩头一担,猫腰喊声“起”,挺身掂一掂试试分量,然后忽闪忽闪走几步,再配以行步难稳,左右摇晃的小动作,观众们想不拍巴掌都难。

于老先生的快书表演充满了爱和恨,唱到梁山英雄

好汉时,无论从声调、气质、面部表情及动作上,都表现出他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与爱慕,唱到李家五虎或西门庆等坏人时,则表现出咬牙切齿的痛恨与鄙视。看他的表演,就似一幅大写意的英雄图,浓墨重彩,酣畅淋漓,令人尽吐郁闷之气,心胸畅快。

他还有个特别之处,就是表演中不喝水,在他身后的小条桌上放着一杯白酒和一小撮炒熟了的花生米,观众们不仔细看,根本看不出是花生米。这都是他在演出前,将一粒粒花生米捻去皮,再掰成绿豆粒大小。表演中在不影响打板和说唱的一刹那,将花生米放入口中,再呷一小口酒,再看他,如同汽车加了油,精气神更足了。

这位“于派”快书表演艺术家,在济南、泰安、肥城、淄博等地名气很大,生前收徒众多。老先生一辈子清贫,无儿无女,好不容易盼到了济南解放,正在他艺术上大放光彩之际,不幸患重病,幸亏爱徒张庆海关心照料,如对待亲生父亲一般,终使于老先生又恢复了演出。可惜好景不长,在1952年的一次表演中,他一头栽倒在台上,再也没有醒过来,终年74岁。

如今,于老先生的众多弟子仍在怀念着他。回忆起这些情况,对咱泉城济南自古就有“曲山艺海”的美誉之称就当之无愧了。



【老照片】

学农养水貂

□佚名

1974年,学校响应毛主席指示,学生既要学文,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,我们是农村小学,自然选择学农。

那时候文登隶属烟台地区,村里派技术员到地区学习后,办起了方圆几十公里内的第一家养貂场。水貂要吃新鲜海鱼,尽管离海不算远,但因交通不方便,运少了,得天天跑,成本高;运多了,轻则臭,重则烂。经技术员反复钻研,我们村的水貂场成为烟台地区首家用于鱼喂水貂的场子。周边公社慕名来学习的一批接一批,培养了许多技术员。

有了这个有利条件,学校从四五年级选了11名学生学喂水貂,由我任组长,每天下午两节课后,到貂场学习。水貂长得酷似黄鼠狼,不同的是浑身长着黑乎乎、亮晶晶的毛。哪怕有一点点声音,它那双透亮灵活的眼睛就滴溜溜转个不停。好动的学生们拿根木棍,在铁丝笼上轻轻一划,它那锋利的爪子立马准确无误地扑上去,不需用力,木棍就咔嚓咔嚓断成几截。掏、送水貂用的水盘和食碗,对孩子们来说是难关。貂笼子门抬高了,水貂容易窜出来,抬低了,不好取碗盘。水貂像顽皮的猴子,总是前一爪后一爪地捣乱。在技术员的指导下,学生们把水貂引进“卧室”,插上“房门”,放心大胆地收送完,再打开“卧室”门,让它们出来尽情地洗澡,贪婪地吃食。快到年底时,学生们也能像饲养员那样,戴上皮手套,一手提着笼子门,一手快速地将饭碗推进去,个个成了熟练工。

为了答谢和鼓励我们这些小饲养员,村支书丁锡桂(中左三)特请照相馆的人到学校,留下了这张学农照片。

看到好友发来的照片,我呆住了:层层新绿中,几簇洁白的花,开得正好。旁边星星点点的花蕾,尖刀状,是香蕉的样子,那凝玉般的白,小小的,细细的颈托着,于一枝柔软的梗两旁,整齐排列,像妖烧的女兵。

啊!槐花开了!

老家的庭院有一棵粗大的槐树。每年春天,槐树抽出鹅黄的嫩芽,而后长成椭圆的叶子,密密的槐叶葱茏成一片的时候,也到了槐花盛开的时节。微风吹送,槐花的清香便四处飘逸,那撩人的香味,一直飘向我的心里。

这时,我便嚷着要母亲烙槐花饼给我吃。

母亲是村里有名的烙饼好手。我吃过邻家大嫂烙的槐花饼,厚厚的,黑乎乎的,一口咬下,黏黏的面疙瘩。母亲说大嫂心急,面糊放多了,又不舍得加油,饼不能熟透,就成了这个样子。

母亲做饼很讲究,最大

的特色便是薄而酥脆。要想把饼做薄,面糊的调制非常重要,太稠,摊不开;太稀,则不成个。只见母亲用瓷碗盛上白面,放入面盆,磕一只鸡蛋,加水搅拌均匀。用筷子高高抬起,若面糊夹不住,则是调稀了,往里再撒些面粉,再夹,什么时候夹起的面糊稀

槐香飘来

□ 盛芹

稀疏疏往下落,便是调好了。

油锅加热,冒烟。母亲舀一勺面糊,沿锅画圆,面糊从四周滑落,摊开。母亲一只手端起锅柄,手腕转动,让表层未凝固的面糊均匀滑动,母亲说,这样烙出来的饼不会厚薄不均。锅中的面糊变了颜色,母亲轻轻晃动锅柄,锅中的饼也转动起来。

这时候,一定要把饼翻个,正正反反,反反正正,来回烙。第一次翻个的时候,还要再加些油。很快,饼熟透了。焦黄焦黄的,薄薄的,泛着莹莹的油光。我迫不及待咬一口,酥脆,醇香,真香。

普通的饼是这个样子,加了槐花,更让人销魂。母亲往面糊里加槐花时,总会把槐花用热水焯一下,问其故,母亲说便于花内清香的释放。果然,加上槐花的饼,酥脆里裹着清香,贪馋的牙齿,轻轻地咀嚼。心情,满足而欢喜,盛满了对生活的感恩。

吃着母亲的槐花饼,我

长大了。就业,成家,生女。

我的家和母亲家相隔数十里路。每年槐花飘香的时节,母亲都会打电话给我:妮,槐花开了,带着朵儿回来吃饼吧。大多时候,我会携女儿兴冲冲回趟老家,解解馋。也有脱不开身的时候,但母亲的槐花饼,却总会及时赶来:有时候,是附近邻人捎来;有时候,母亲拦下客车,交付几元的车费,顺路帮我捎来;有时候,母亲干脆骑了三轮车,送到我工作的单位。

每次我咬着母亲的槐花饼,满满的妈妈的味道,眼泪一点点溢上来。

看着好友的照片,想着香香的槐花饼,我拿出电话拨了过去:妈,明天我带朵儿回家吃饼。那边传来母亲欢喜的声音。

槐香飘来的路,千万条;母亲爱女的心,却只有一颗。女儿会将您放在手心,疼惜,呵护,人生路上,槐香做伴,让我们一起,慢慢走。

【民间忆旧】

二木匠

□周东升

回老家,不经意间在东屋翻出一个老物件,一把四十多年前的小木凳。小木凳是用榆木做的,三十多厘米高。虽然历经这么些年头的或坐或踩、或摔或踢,却依然牢固如初:面板光滑平整,凳腿、横撑的榫卯插接严丝合缝。睹物思人,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这把小凳子的制作者二木匠。

二木匠姓宋,出身木工世家,祖上就以木工活精细严密、省工省料而闻名十里八乡。二木匠兄弟四人,因其排行老二,乡亲们便习惯称他为二木匠。兄弟四人都继承了祖辈的手艺,按祖上的行规,老大是这个团队的领头雁,是组织者、领导者,主要负责招揽活计,商定工期,分配工序,结算工钱等事宜;其他兄弟各司其职,但由于二木匠艺高心细,所以每次都承担着技术含量最高的几道工序,诸如放墨线、精刨光、凿榫卯、雕图案、上油漆等,而老三和老四就干些拉大锯、铸毛茬、粗刨面、刮腻子等体力活。

二木匠不像其他的木匠,放墨线时总是两人互相配合,一人牵着墨线的一头,蹲在木料的两端,需要彼此量着放。二木匠放墨线非常谨慎,他将原木平放在地上,先是眯缝着左眼,用右眼反复打量,然后从工具箱中取出拐尺,这头量一量,那头测一测,并用墨笔随时标记,等心中完全有数了,才拿过墨斗。墨斗中的墨线头上,系着一个“L”形的小钩,二木匠先将小钩扣在木料一端的标记处,接着边退边旋出墨线。随着墨斗发出一阵急促的“哗啦、哗啦”声,墨线很快就被拉伸到木料的另一端,二木匠将墨线绷紧,左手牢牢地按住墨斗,右臂极力向前伸直,再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掀起墨线中间,只听“咣”的一声,瞬间释放的墨线便清脆地打在木料的表面,显现的墨迹既细又直,还十分清晰。二木匠这种做法,不仅方便对木料的锯解,还考虑到了一些曲里拐弯的地方该如何使用,那些枝杈疤结该怎样去除,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。正因如此,打制同样的家具,其他木匠需要三方的木料,二木匠只需两方多一点就够了。

在八仙桌或太师椅上雕刻花鸟、山水和人物,是二木匠最得心应手的技艺。手中握着形状各异的雕刻刀具,也不用打草稿,只是用一把小锤子不停地敲打着刻刀的尾部,刻刀便游走于板面之上。须臾,兰花或者寿星图案就非常清晰地显现出来。再用细小的刀具稍作修饰,花卉或人物便栩栩如生起来。若是打制新婚用品,二木匠还会在醒目的位置雕刻出“龙凤呈祥”图案或者“囍”字,很是喜庆。

做活的同时,二木匠还非常留意一些下脚料的归并、存放,等快完工的时候,他就在这些下脚料里挑挑拣拣,大些的板、撑,他就加工成小木凳或者案板,小些的就做成盛放筷子的站筒、老人放置旱烟叶的木匣等。我家的那把小木凳就是这样做成的。

二木匠不仅手艺好,会省工省料,还热心助人。不论哪家要砍伐树木,也不问到时候是否要请自己来做活,他都会主动热情地前去帮忙。根部要挖多深,大的股权要留多长,他都一一告知主家,并且还口头禅似的言语道:“长木匠,短铁匠,不长不短是铜匠。”意思是砍伐树木时要留有余步,避免到时候用起来不够尺寸。日子久了,乡亲们也就形成了习惯,只要备置木料,都要请二木匠前来指点一番。

没有活儿的时候,二木匠也闲不下来,他常常购置些木料,在家自己加工几张桌子或者椅子,然后拿到集市上卖掉,以贴补家用。由于多年的劳累,积劳成疾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二木匠不幸病逝,乡亲们倍感惋惜。

二木匠是和我同一个村的,按街坊上的称呼,我应该叫他二大爷。